

台风季

周飞明 著

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• 小说集 •

台 风 季

周飞明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马珂

封面设计:曹小劲

·夏耘集·

台风季

周飞明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: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湛江市委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5 印张 180 千字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7-5418-1243-9/I.245

定价:12.50 元

目 录

病榻上的一片碧海和山野

——周飞明小说集《台风季》序…………… 艾 彤(1)

台风季…………… (7)

海岛怪鼓手…………… (57)

鬼 夫…………… (79)

海里,有我一片红树林…………… (98)

温柔海域…………… (107)

美人鱼与救生员…………… (129)

情涨歪家埠…………… (146)

海 葬…………… (159)

孤岛内外…………… (167)

无名爷爷和树树…………… (180)

绝 招…………… (192)

山 舞…………… (212)

咬牛汉阿三…………… (219)

翠 仔…………… (255)

寻找蔗妹子…………… (266)

摸 人…………… (279)

后 记…………… (291)

附:周飞明发表小说要目表

病榻上的一片碧海和山野

——周飞明小说集《台风季》序

艾 彤

周飞明的小说集《台风季》即将付梓，嘱我写序。我欣然允诺。一表示敬意，二表示祝贺。

一说起周飞明，不由想起荷马、爱罗先珂、奥斯特洛夫斯基。也想起张海迪、王占君、史铁生、史光柱、刘琦……论声誉、成就，周飞明不及这些今天活跃在我国文坛的作家，但他们都是残疾作家，都有一个共同的遭际和心境，都有一个共同的锲而不舍的艰苦创作经历。

周飞明很不幸，17岁读高中时，未来向他展示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，正要张开金色的翅膀飞向灿烂的明天，类风湿病缠上了身，从此肌肉萎缩，关节畸变，不能行动。至今，他在那几尺宽的病榻上已瘫倒了18个春秋。6570个日日夜夜，要忍受多么难以想象的肉体 and 精神的巨大痛苦啊！

他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读史铁生的作品，想起自己读高中时一度迷上文学，想起那些令他崇敬的作家……

于是，他拿起了笔！

他佝偻着，支撑着残躯，用僵硬无力的手，一笔一画地在稿纸上涂抹着，要付出比健全人多十几倍的艰辛劳动。

我没有见过他，只通过信，打过电话。一次，《湛江文学》的编辑去看望他，我正病着，没有去，编辑们回来说起他的情景，我心里很难过，也为他能写出这么多好作品而深深感动。别林斯基说：“不幸是一座最好的大学。”周飞明面对不幸，没有悲观，没有消沉，没有退缩，他在自强不息的道路上奋勇前进，努力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，实现了奋发向上的人生价值。

十多年来，他在《南方日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海南日报》《作品》《湛江文学》《南国》《花溪》《珠江》《天涯》等几十家报刊发表小说和散文 60 多篇，计 45 万字，多次获奖，还加入了广东省作家协会，成绩是很可观的。

这本书收入小说 16 篇，均取材于他的家乡雷州半岛乡村，一半写大海，一半写山野，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南海渔村的生活画卷。

读他的小说，总有一种新鲜感。或题材新，或写法新，或人物新，或语言新。纵览全书，绚丽多姿，质朴醇厚，意蕴清丽，色调明快，情趣高雅，乡土风味浓郁，思想性和可读性都很强。

周飞明很会编故事。不少小说如《绝招》《鬼夫》，曲折奇特，悬念迭出，扑朔迷离，引人入胜。

《绝招》写一个退伍兵守护大门的故事。通过倒叙和悬念，引出跌宕起伏的故事来。为何守在门口？洋楼里为何如此森严？恶

棍来不来?来的又是何人?一个个悬念接踵而来,令人眼花缭乱。最后,真相大白,出人意料,显示了人的尊严。而这些倒叙和悬念,又是在描写退伍兵的心理情思时展开的,因而人物形象十分鲜明突出。

为了激发矛盾,强化故事情节,周飞明还常运用反差对比的手法。如《台风季》,写了两家人的命运。命运在钱,钱又在是否胆大。一家胆大,一家胆小;一家富,一家穷;一家老走运,一家老倒霉。凡此种种,构成了强烈的反差,从而激发矛盾冲突。又如《温柔海域》,这是作者写海最充分、最有特色、最富魅力的一篇。大海,壮丽;捞参,诡谲。八条汉子的期盼与欢乐,和最后的无望形成强烈反差。芳姐的情绪变化以及金瓜对芳姐的苦恋失落,又形成另一方面的反差效应。

还有些小说,如《海葬》《摸人》《海岛怪鼓手》,近似怪诞,充满传奇性、神秘感;看似荒唐,实在情理之中,具有某种意义的象征意味,发人深思。

周飞明十分重视人物的塑造。着力写人,人物写得活,有个性,形象鲜明。

为了写活人物,他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。

首先,用细节刻划人物。如《海岛怪鼓手》的主人公阿多,处处扣住“喝酒”和“挥拳头”两个细节来写。末了,没什么可打了,手痒痒的,忍不住去痛打公牛。这个细节很精彩,把一个粗暴、豪爽、善良,很值得同情的鲁莽汉子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。

其次,着力人物的心理描写。或是心理活动的描写,或是人

物默默的内心独白。《鬼夫》的喜泉、《孤岛内外》的老汉、《绝招》的退伍兵、《无名爷爷和树树》的两老小，都有细腻的心理描写，人物的内心活动丰富多姿。

特别是将笔深入人物的心灵深处，多角度，多侧面，淋漓尽致地写透人物的感情。如《美人鱼与救生员》的救生员，他揣摩别人时的心情，孤独、被捉弄、被侮辱时的自卑、怨忿、盛怒的感情波澜，涌滚起伏，动人心脾。又如《海里，有我一片红树林》，不重情节，重在描写主人公一系列微妙的情感变化。如急得凿伤了手指、穿衣照镜、等待男朋友时的焦急渴望，细腻传神。

另外，异俗奇情的描写，如摸鼻子、扔石头、咬牛、招魂、置家风情等等，丰富了地方特色，也有助于人物的塑造。

周飞明小说的语言也很有特色。

多短句，口语化，生活化，生动活泼，平易通俗，琅琅上口。如“这早上，有雾。……十步不见人，挺好玩。”用词新巧。如“狠毒地剜了一眼”“脑子一激灵”“火燃着不久又阴回去了”里的“剜”“激灵”“阴”，鲜活形象。爱用叠词。如“储得浓浓温情，发出郁郁香气”“心里寂寂的、怅怅的”。用词多变化。如“阿松怕他，阿琴惧他，她也怵他”。其实，“怕”“惧”“怵”都是一个意思，要变着说。这些都说明周飞明十分讲究遣词用字。

人物的语言和作者的叙述语言没太多区别。对白的句式，多简短的排列式，一问一答，一答一问，呈重叠。《鬼夫》里有大量这类对白。其它小说里也比比皆是。

觉得不足的是，少了些富有特色的地方语言，某些话多用了

外地方言。如“咱”“啥”“咋”……这些都是东北方言，南方城里人都不常说，渔夫农民、一字不识的不出家门的老汉老妪怎能开口闭口“咱”“咋”呢？有时，还出现“甬”“敢情”这些北京方言。这些话用于作者的叙述语言尚可，人物语言就不宜说了。

周飞明没有像某些残疾作家那样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，写残疾人的生活。已发表的小说也极少用第一人称的写法。他笔下的人物的欢乐、痛苦，他似乎都没有。他熟悉他的人物的生活吗？记得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，有人以周飞明为例，论证没有生活也可以进行创作。周飞明和外面世界隔绝了吗？没有！他通过与人交谈、代写书信讼状合同、阅读书报、利用现代化信息工具等各种方式多种渠道，积极参与和体验生活。特别是十多年青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活为他打下扎实的生活基础。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也十分重要。创作要有悟性，要有一种对生活和艺术的感悟，有一种艺术感受和审美的想象感觉的本领。诚然，这里也包涵了思想和认识。微不惹眼的一件小事甚至一句话到了有艺术感悟的作家手里，很快能成为一个精巧的构思，生发出美妙的故事和生动的人物。从周飞明的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新意和特色等等，显示了他有悟性，有着较好的艺术感觉。

这里，还要特别说说情感。创作是情感的燃烧。对一位残疾作家来说，情感尤为重要。周飞明的作品，色调明快，爱憎分明，感情充沛，有一种动人心弦的震撼力。他是农家的儿子，祖辈世代代居住在农村，今天他还和乡亲们保持密切的联系。他爱家乡爱乡亲，爱笔下的人物，把自己满腔的爱倾注在人物身上，和

人物同命运共呼吸。充满诗情画意的《山舞》里的两位老人，洋溢着温馨的爱，也充盈着作者对两老人诚挚的爱。《咬牛汉阿三》里的那位阿三，作者以饱蘸着爱的笔，描写他被侮辱时的苦楚和反抗时的亢奋，是那么强烈地撼动着读者的心。听说有一个中学的团员同学去访问周飞明，一见坐在面前的是这么一个瘦小萎缩，只有 50 多斤的残疾人，十分惊异，畸形的小手怎能写出那么激情澎湃的作品？这也许就是文学的力量。周飞明蜗居斗室，足不出户，直接体验生活有诸多不便，要写出感动人、鼓舞人的作品，除具备别方面条件外，更要依仗感情的喷发，极大地调动内心的感情和想象力。只有作者的情感燃烧起来了，作品的情感才能燃烧。周飞明正是这么一位有情感的作家，一位善于调动情感和才智的作家。

听说周飞明有三个愿望，其中一个就是要出版一本书。这个愿望现在实现了。然而，我觉得，这还不够，应该有出版第二本、第三本乃至更多的书的愿望。以他的勤奋，对文学的痴迷和执著，顽强拼搏的精神，这愿望也是可以实现的。

真诚地祝愿飞明君早日康复，创作丰收！

台 风 季

网网拉住椰子的手，像被尾姑的屁股牵着似的，向那个村子走去。

那村子叫南风村。

正值前晌，该有很亮的日头。但日头被云网住了。日头像鱼似地挣扎。风就得意了，恣肆了。风浑黄黄地打远海一阵阵涌上来，“轰轰”地碰击着岸。风狞笑着，粗野地从银沙上高扬起，砸得人脸皮发痒生疼。风仿佛伸出一只只爪子，又仿佛拉上一条条绳子，推着她们的胸，绊着她们的腿，使她们走得很吃力，很慢。她们脸都涨红，憋着气似的。她们不得不眯起眼，搭起手，隔上一会还得将口里的沙子啐出去：呸！

老天爷怎么了？今年这头一号台风，竟然是一场像刀子样利的干风。

网网顾虑到自己个子娇小，男人会看不上娇小女人的，就着意穿了件宽大的蝙蝠衫。谁料这正合风的意。风吹着她的衫，犹似吹着一面帆。衫紧紧地贴着身子，没贴着的则啪啪作响要死不

活。幸亏带着红毛绳，将披肩发扎成马尾状，不然给风吹荡着，她样子像什么？

三个女人就这么走着。

咦，我这是要走到哪去？去干啥？顿时，网网糊涂起来。但很快网网的目光在尾姑身上闪一下，就在那个叫南风村的村子上定住了。

南风村绿绿的，望去像一片林子，干风使那一片绿色宛如巨浪般涌动。都说台风是在深海里慢慢形成的。形成时，台风中心的样子肯定跟那个绿涛滚滚的村子差不多。网网的心就沉了沉。

“网网，你，累了？”尾姑察觉到网网停下了，就回过头来问。

网网脚划着沙土，不吭声。

“网网姐不想去了哩。”椰子说。

网网瞪椰子一眼。

“真的吗网网？”尾姑说：“那就回去吧。我可不是吃媒人这碗饭的。哪敢逼你。”

“尾姑，谁不想去呀。”网网哭丧着脸说：“你瞧，风这么大。改天吧？”

“改天？”尾姑笑了笑：“网网你是纸糊的？怕风大哩。喏，都快到啦。还改个啥天？定好了的嘛，走吧傻妹了！”

网网又跟着走。

定好了的？为啥偏偏会定在大风天里？这就是命吧？网网一路想。

进了南风村，风不见小，反而见大了。呼呼呼，一如万马奔腾。船都泊在村前的埠里，任风晃荡。在村路上走着，网网感到有无数双网梭子似的目光正朝她刺来。网网总觉得自己貌丑，要不为何不见哪个男子拿眼火辣辣燎她？网网今年二十一了，网网

想跟男子一块过活了，现在有位男子想跟网网一块过活了。那男子咋样？我会看上他，他会看上我吗？这般想着，网网心就摇摇摆摆的。路边正好有一间茅厕，网网就管他娘的，慌忙钻进茅厕里。网网撒净尿，拍掉身上的沙土，又理了理头发，才出来继续跟着尾姑走。网网心有点儿踏实了。

倏地拐入一家庭院里，尾姑站住向网网说：到了。网网愣愣，登时心又通通急跳。网网头略略低勾下来，脸色绯红。到了？真的到了？网网恰好站在一块湿地里。这地是给洗了鱼的水弄湿的，地面上沾着好多鱼鳞。网网记起娘的叮咛来：“网网，去他家，你晓得该看啥？一看他家灶房附近有没有块湿地，地上有没有鱼鳞；二看他家住房抗不抗风；三看他壮不壮实……”网网想到这心里暗暗笑了笑。住房她也看到了，只这一座，茅草的，已有些年头。近年海佬们常常发横财，小洋楼造得欢，此等茅草屋越来越显得霉气了。但这茅草屋尾姑已给网网说述过的，故网网心里没有生出嫌弃。网网眼睛贼亮，网网等着看更重要的东西啦。

尾姑叫开东边的房门。出来个老姆。老姆跟尾姑招呼过后，就盯着椰子笑，椰子被笑得羞红脸，赶忙闪去网网身后。西边的房门也开了，出来个后生，高高，壮壮，国字脸，好英武！那双胳膊，肉展展的，握舵盘，拉网，一定很有劲！网网心颤颤了。网网好像听到椰子也失口“啊”了声。后生笑问：“来了？”尾姑说：“来了。”接着给后生介绍：“这是网网。”又给网网介绍：“他就是家和。”家和连连点头说：“外面风大，二位妹子，请进。”网网便拉着椰子手进入家和房里。“嘿嘿。”原来房里还有个矮矮瘦瘦后生。家和说他叫家书，老伙计。

“砰！”房门就严严地关上了。是风关的。

网网立即闻到鱼腥味。壁上挂着渔网，鱼肚干。渔家女网网

自然也爱闻这种鱼腥味。网网看见房中间放着只方桌子，四边都放着椅子，桌面上码着麻雀（即麻将），这玩艺原先就设在这儿的？还是临时才摆在这儿的？网网估摸着。网网心里轻轻涌起个“赌”字。

家和大方得极，随手抓起只麻雀，把玩着，头歪歪问道：“二位妹子，这个，会打么？”

差不多该看的都看过了，该经的都经过了，网网通身放松，她矜持地笑笑。现今麻雀懒得在天上飞，都栖来台面上，甭说她这般大的姑娘家，即是小她十岁的小丫头也会打。还会赌呢。赌气，赌心，赌钱，赌命，啥都赌。不会赌的青年是傻青年。网网点点头。

家和头又歪歪问：“那就玩玩？”

网网偏过脸去看椰子。椰子已向家和点头了，但网网没看到。网网就眼巴巴看着椰子。等好一会儿也不见椰子有啥表示，网网就自顾转过头来说：“玩玩？玩玩吧。”

家和就打着手势：“请。”

椰子就在桌子的一边坐下。网网就在椰子身边坐下。家和就拉着家书一块坐下。麻雀们就得宠似的，吱吱喳喳响成一片。家和气派十足地点着支烟，吸一口，叼在嘴角。家和给各位分发筹码，样子极认真。

敢情要真赌？网网有点惊诧。

椰子那细密的睫毛也慢慢扑闪着。

家和说：“嘿嘿，赌惯了，开手总该赌点啥才有味。不是赌钱。就赌筹码，就赌筹码。”

网网这才细微地松口气。

网网的筹码一只只地输光又一只只地赢回后，尾姑就来叫

他们去吃饭，说饭菜弄好了。这么大的风，弄一顿饭菜要掉多少泪，流多少涕？网网想。家和、家书就带网网和椰子到灶房吃饭去。除一盘鸡肉外，便是鱼，鲜的，沤的，腌的。还有啤酒。饱后，大家都留在饭桌子边坐着，有问有答，问答许多话，时间就不早了，网网和椰子就只好告辞了。

“风越刮越大啰。二位妹子，留下来过夜，等风小些再走？”家和微笑道。

“是哩。是哩。”家书也点头说。

椰子看着网网，但网网没看到。网网说：“不啦。风大，没雨，不怕。再说来时逆风，回时顺风哩。”

“不送啦。”家和说。

回时真个顺风。网网跟椰子腿一飘一飘的，走得快极。半路，网网终于情不自禁：“椰子，鬼撵你呀？走得这么快！觉得咋样？”

椰子没啥反应，只顾低头走路。

网网冲上去扭住椰子肩头：“问你呀！”

椰子这才刚睡醒似的：“问我啥？”

“觉得咋样？”

“啥咋样？”

“他啊！”

“哪个他？”

“那个他啊！”

椰子迟疑一下，蹙起秀眉，像在用心回忆。良久，椰子才说：“看样子他人还老实，没啥脾气，可惜矮点，瘦黑点。”

“啥？你说啥？”网网恼怒了：“你怎么说他！是家和，不是家书呀！椰子你咋了？”

“我说错了？”椰子问。

“你呀，搞错了！”网网骂。

椰子“噢”一声，恍然醒悟似的，苦笑笑，哑住了。一会，椰子才梦幻般喃喃：“我这辈子，要能找到个像他一样强的男人，多好。”

网网瞅着椰子。网网不由打个寒噤。网网心里怅怅的，虚虚的。网网隐隐有点后悔了。网网说：“椰子，你心灰个啥！你会找到比他更强的！你岁数比我小，你模样比我靓！”

“可我比你笨呀。”椰子说。

网网就不多说啥。

娘早在家门口候着。网网告诉娘：“尾姑真好呢！”网网又说：“那啤酒醉死我啦！”网网就进了闺房，将门“啪”一声关上。网网装睡了。

二

几天过去没见尾姑。

尾姑虽说不吃媒人这碗饭，但毕竟是她牵的线。两头有否拴住？尾姑该走动走动。

尾姑咋了？

网网一颗刚刚沉醉的心，就有些忐忑。

难道尾姑病倒了？网网想。那样的干风，人给吹着了，是很容易打喷嚏，流鼻涕的。她网网这几天头不就热得像火烘么？

尾姑兴许是病倒了。

网网拿网到村口去补。家里有艘小机船，她在船上拉网，直拉到弟们长大，直拉到弟们上船来，她才下船回家里管网，补了旧的织新的。村口临风，却有好多椰子树，女人们都爱拿网来这

儿耍。女人们在一起是很有趣味的。况且人们都从这儿进，也从这儿出，生的，死的，男的，女的，美的，丑的，喜的，忧的。但今天网网悄无声息地在一棵椰子树下坐下，她远远地避开那些藏着满肚子笑的女人，她仿佛从此要独处了。

起先雾蒙蒙，通来村子的路被遮住。后来日头出，雾才散。再后来椰子树影子向西斜，又往东斜，且眼看就要消失了。网网补好了吗？网网竟然搞不清。“唉！”她叹了口气。肚子饿得“咕咕”叫，感到渴极。腿麻，腰酸。头也昏昏，眼也涩涩的。明早再来补吧。她想。就挪了挪腿，站起。她反手捶捶腰骨，很老气地打个哈欠，才动手收拾网具。

这时，有个女人冲村子走来。网网将网搂在怀里，歪头打量那女人。那女人斗笠戴头上，像倒扣只锅子。但网网仍然认出她的胸脯。是尾姑！网网笑了，心跳了。尾姑怕天眨眼黑下似的，走得火急。但近点后，尾姑也许看到网网，猛然站住，样子很踌躇。尾姑笑笑，便蹲下去。网网心悬了，感到不祥了。尾姑就那么蹲着，很久很久没站起来。

“尾姑！你……肚子疼？”网网走上去问道。

“不不。”尾姑红着脸说：“我……系鞋哩！”

“没系上？”网网俯下身子。

“断了。”尾姑站起来了。

“那天……”网网瞅着尾姑。

“我娘爱吃鲷鱼，今天船刚好捕上一条，我就给娘送来啦。”尾姑说。

尾姑干吗不肯搭我的话？网网瞪尾姑一眼，暗暗埋怨尾姑着实不近人情，哪像个姑。

“网网，那天你看过家和了，觉得不满意是吧？”尾姑冷丁问